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升仙傳 第四十一回 張賢人收留幼子 小神童改姓攻書

話說仲舉跪在平川說：「多謝賢妻收留孤子，非我心狠不肯相認，怕的是父惱妻嗔，所以不敢冒昧。」張氏慌忙拉起說：「夫主放心，總然老爺太太和我那父母知道，有我一力擔當。」仲舉聞言謝過張氏，上前抱住丁郎，放聲大哭。張氏勸的他父子止住悲慟，叫丁郎淨了面，又把惠郎的衣服與丁郎換上。原來張氏生了個兒子名叫惠郎，只比丁郎小了兩歲。張氏叫丫鬟把惠郎找來和丁郎相見，又吩咐端上飯來四人同吃。忽有一個小廝進來說：「作頭叫問大爺，看是把那念夯歌的留下或是叫他出去。」丁郎聽說先就開言說：「你多多拜拜那小頭兒，就說中了他的話了。」小廝答應一聲轉身而去。仲舉向丁郎問道：「我的兒你說中了他什麼話呢？」丁郎把虧了一個道人送來，又虧這個土工頭兒教夯歌指引的話說了一遍。仲舉聽說連忙出去相見，誰知一枝梅早已走了。

且說一枝梅用法出了武昌進了北京，到朱家店與小塘會面，把丁郎認父的事情前後說了一遍。濟小塘點頭贊歎說：「高仲舉忘恩負義不認骨肉，只怕這次私進北京，又有性命之憂。」徽承光、一枝梅、韓慶雲一齊問道：「高仲舉屢遭顛險，俱是教長救他，他若私自進京果有災難，不知怎樣打救？」小塘說：「仲舉進京還有五年牢獄之災，本當打救於他。只因他不認骨肉行止有虧，我也不管他的事了。」韓慶雲說：「咱出家以慈為本，到底還該救他一番。」濟仙說：「這是他自作自受，如何能以救他，只可保全他的性命罷了。我如今還有一樁心事，自從解子王英改惡向善拜我為師，與高仲舉家報信回轉山東，我又差他往四川採藥，如今也有一場大難須得我去。徽賢弟隨我為伴，韓賢弟與苗賢弟還在北京等著仲舉有難之時好救他的性命。」言罷取出一封帖說：「二位賢弟收好，外面有開封的日期，臨時一看自然明白。」吩咐已完，與徽仙一同出京往四川而去。一枝梅和韓慶雲在京等候不提。

再說仲舉認了丁郎，張英把此事稟了胡老夫人，這位夫人乃係王氏，原是張小姐的乾娘，後來做了婆媳甚是相得，遂把此事委曲宛轉告訴了胡尚書。這位爺為人耿直，聽見這事心中大怒，要將仲舉攆出。王氏太太再三相勸，怒氣方消，叫家童把仲舉和丁郎叫到眼前，丁郎行禮已畢，一旁站立。胡老爺見丁郎眉清目秀像貌清奇，心中也覺歡喜，開言問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，把你尋父的始末說與我聽。」神童見問滿眼垂淚說：「小孫孫未起學名，奶名丁郎。」遂把家中事情說了一遍，胡老爺點頭贊歎說：「難為你小小年紀竟有這番本事。」又向仲舉言道：「既然你有前妻，當日何不實說，若不是為這好孩子，定不容你。我今與丁郎起下學名，隨我胡門叫他胡世顯，小孫惠郎叫他胡世興，擇日請師一同攻書，不可叫他們閒玩。」仲舉聽了這才放心來，叩頭謝過，領著丁郎見了王氏夫人，回到西宅，揀了個人學的日子，請師入學，暫且不表。

再說高仲舉認子之後不知不覺將一年，雖然父子相認，時常思念前妻，遂和張氏商議要親自進京接取於氏。張氏聽說甚是歡喜，仲舉稟明胡老爺，老爺依允，發出二百兩銀子做路費，僱下驢子，差胡旺、張明一同上京。仲舉看了出行的日子，將丁郎托付張氏，主僕三人往北京而來，一路無詞。那日進了順直門，天色尚早，仲舉恐怕遇著仇人，又惹是非，遂叫掌鞭的將牲口趕到安府衙門朱家店內暫且住下，等到晚上好回家去。適趕著苗、韓二人閒遊回來，從仲舉房門前一過，見是仲舉在內，二人到了自己房中。韓慶雲向一枝梅言道：「這不是高仲舉？已竟來了。教長的柬帖寫的是今日開拆，咱就看看是何言語。」言罷取出柬帖拆開一看，寫的是：「高生進京也下此店，苗賢弟可扮作相面的先生，叫他此日不可回家，至次日難星已過就無妨礙了。他若不聽良言入了羅網，再看後邊一行小字自然明白。」二人也不再往下看，韓慶雲收了柬帖，一枝梅當下化現了個相面的先生，走至高仲舉的門前說：「信陰陽者明燈指路，不信陰陽暗中推車，有疑難事者一觀氣色立時決斷。」此時仲舉盼黑不黑，又不敢早回家去，看見是一個相面先生，遂即讓至房中，要看氣色。苗仙故意的看了一看說：「我看尊客十年前甚是低微，幸虧了有此救星不至喪命，十年後倒還罷了，有衣有食又有姣妻愛子，去年還有骨肉相逢之喜。但目下氣色甚是不濟，別說不可出店，就連房門也不可出。到明日難星已退，再行走就沒有事了。」仲舉聽罷送了一分卦禮，打發一枝梅出去，心下自思這個人相的倒也極准，但我已經到了此處，恨不能即刻回家，如何能等到明日？不免黃昏以後再往家去，看來也無妨礙。

主意已定，好歹等到掌燈的時候，掖上了兩封銀子，叫張明跟著出店往家而去，安府衙門離仲舉家原不甚遠，急急忙忙走到自己門首，將門拍了幾下，丫鬟出來問是何人？仲舉低言說道：「丫頭，快著開門，我是你主子來了。」丫鬟聽說，也不及再問虛實，即忙翻身報於氏。於氏心中疑惑說：「別輕易開門，你去問問他是何年離家？可有什麼憑據沒有？」

丫鬟復又出來說：「你既然是我家主回家，可有什麼憑據？」仲舉聞言暗暗點頭誇於氏的心細，說：「丫頭，我是你丁郎相公拿著破鏡找了來的，快著開開門吧。」丫鬟又進去向於氏言道：「他說是相公章著破鏡找了來的，這可斷不錯了。」於氏說：「既然如此快些開門去吧。」丫鬟聽說急往外走，不料被二門框上的釘掛住衣服，一時摘不下來。